「玫瑰七十」是陳惠美七十大壽的經典之作。

經典傳統 x 現代設計

陳惠美與春仔花的故事

文／林蔓禎　圖／陳惠美、林蔓禎

「春仔花不只是一門精緻的手工藝術，更是一種生活文化，因此，必須以文化的態度，站在文化的角度與它對話。而文化是傳統，傳統是根本，傳統的根本精神及內涵了解透徹、基本技法熟能生巧之後，才能進一步衍生、創新，賦予春仔花新的生命與意義。」

── 陳惠美

關於「纏花」（春仔花）

「纏花」，是以絲線不斷纏繞在模型紙板、胎體或鐵絲上，經由纏、繞、捻、盤、綁等技法及步驟，再結合其他飾品或零件所完成的成品，是結合纏繞、剪紙與刺繡的一種綜合性應用之傳統手工藝。「纏」是動詞，指的是纏繞絲線這個動作；「花」是名詞，指的是「花樣」，不限於花卉，舉凡可以創作出造型圖案的蟲、魚、花、鳥等動植物及物品…，都能涵蓋其中，取其福壽、祥瑞的祝福之意。

若要追本溯源，纏花確切出現的年代已不可考，根據典籍資料記載，應於清朝時期即有纏花工藝的存在，主要運用於婚禮及年節喜慶等場合，由婦女配戴於髮上做為髮簪之用。到了民國時期，纏花依舊廣為流傳，在臺灣亦十分風行，且因不同的地域及風俗民情，各自發展出不同的特色與流派，包含閩南纏花、客家纏花及金門吉花三大系統。閩南纏花又稱「春仔花」，

「生生不息」強調多媒材的複合運用，螃蟹蘭的葉子即由牛皮所製成。

臺語的「剩」與國語「春」同音，象徵「年年有餘」、吉祥如意。閩南春仔花又分為南、北兩大路線，技法相同，造型與纏繞方式則有所差異。北部春仔花精細雅致，樣式簡約中帶有古典風韻；南部春仔花樣式多元而華麗，展現南部鄉親大器海派的風格。而講到客家纏花，不可不提到「供花」，特別注重家族輩分、倫常關係的客家族群，每逢年節與祭祖的重要時刻，代表尊貴圓滿的「供花」則不可或缺，是客家民族的一大特色。至於金門吉花則又有祭拜佛祖之用，譬如「佛祖冠」，極具地方特性。從小小一支纏花就能觀察出不同地區的風俗習慣，這就是文化的精髓與內涵。

纏花是從前大戶人家必學的女紅之一，甚至自女兒年幼時即聘請師傅到府傳藝，教導小女孩親手為自己添嫁妝。在古老的年代，每一支纏花都代表不同的涵義，只是，工業化的腳步帶來了速度及便捷，凡事皆求快的結果，少了醞釀的過程，精緻手工藝當然深受其害，低廉劣質的塑膠春仔花取代了手工春仔花，用完即丟，少了細緻度及質感，二者完全無法相提並論。另一方面，傳統手工技藝在不敵科技洪流而日益式微之下，手工藝師亦逐漸凋零、後繼無人，傳統「纏花」瀕臨斷層與失傳的危機。

與春仔花結緣

然而，任何一門工藝或技術，只要有少數人，甚至只有一人還堅持守護著，這門工藝就有機會保存與傳承。目前，臺灣春仔花最為人津津樂道的發源地，或者說是再興之地，多數人都會直指宜蘭，主要原因是宜蘭孕育了一位陳惠美，她是臺灣無形文化資產「纏花 (春仔花) 工藝」技藝保存者第一人。

民國 39 年，陳惠美出生於宜蘭羅東，這塊地靈人傑的文化沃土，是許多知名作家、文人雅士的文化故鄉與創作基地，陳惠美生活在充滿藝術氛圍的環境，自幼即涉足多項才藝，她尤其擅長皮革工藝，長期從事相關教學與創作。民國 88 年左右，在一次偶然的機緣下初識春仔花，她不只喜歡，更想深入了解、學習，透過友人引薦，認識了善於製作春仔花的謝陳愛玉阿嬤，此時阿嬤已高齡 90 歲，沒受過正式纏花訓練，也無任何教學經驗，但終究拒絕不了陳惠美想學春仔花的熱忱，最後於臺北市華陰街的手工藝研究中心開班授課。教課期間，愛玉阿嬤透露了她年輕時學纏花的困境，由於農業社會懂得這項技術的人，可以幫人代工做春花賺錢，這只鐵飯碗捧得越牢越好，怎麼可能傳授他人。阿嬤想學，自然沒人肯教，阿嬤在無計可施之下，開始自創技法，這些一點一滴累積下來的資產，也演變成後來的地域性與流派之別。想想世上許多工藝技術的傳承，都是許多先人、前輩心血與歲月的累積，再經過不斷的研究、開發，才得以流傳、保存至今。陳惠美跟愛玉阿嬤學了幾年時間，阿嬤即仙逝，當時班上約 20 幾名學生，至今仍堅持走在纏花工藝這條路上的只有陳惠美。

❶ 臺灣最巨型的春仔花「百合」，曾於國家音樂廳展出並收藏。
❷ 纏花工藝前輩謝陳愛玉阿嬤。
❸ 愛玉阿嬤開課，手工藝中心主任前來探視之情形。

民國 97 年，全國第一家「春仔花」工作坊正式成立；101 年，全國第一家「春仔花工藝之家」獲文化部核准掛牌。陳惠美不忘初心，始終默默耕耘、不遺餘力。「傳習至今，我越能深刻感受愛玉阿嬤的重要性。當年如果不是阿嬤願意開課，在人生的最後階段將一輩子的精湛手藝傾囊相授，而我也不是這麼用心學習的話，臺灣的春仔花不會是現在這樣的局面，所以真的非常謝謝愛玉阿嬤」，惠美老師心懷感恩的說。愛玉阿媽的無私傳承，以及惠美老師的義無反顧、全心投入，讓臺灣的纏花工藝持續展翼高飛、發揚光大。

12 支春仔花的意涵

「傳統是文化的根，不能背棄、改變或遺忘」，這是陳惠美不論授課、演講或受訪時，都會再三強調的中心思想。以纏花 (春仔花) 工藝為例，傳統的春仔花文化必須先深入了解、有所領悟，懂得最基本的內涵，纏花技術也學得熟練、基礎打穩之後，才有條件談作品的延伸性與創意。

從前的農業社會，婦女習慣在婚宴中配戴簪花以表身分，就是所謂的「春仔花」，通常指的是 3 公分見方大小的紅花，不同的身分配戴不同的花，都有一定的禮俗與規範，代表的涵義也各不相同，這是春仔花最根本也最原始的由來與意義。這些傳統文化，透過文物收藏家、地方耆老、手作師傅及文史專家的口述傳遞或交流，逐漸還原部分原始面貌；傳承到陳惠美，經由她的考證、研究、設計並制定的十二支春仔花，是婚禮中常見的式樣，包含從恩師謝陳愛玉阿嬤傳承而來的 8 種 (龜、鹿、石榴、康乃馨、百合、玫瑰、梅花及牡丹)；以及參考另一位藝師蔡謝英阿嬤作品之後，所加入的五福花、圓仔花、蝴蝶及玉蘭花 4 種，總共 12 支春仔花。這 12 支春仔花經過惠美老師的整合與修改，注入創新思維與設計元素，制定出統一的形式、名稱與功用，使傳統春仔花有了正式的位置與身分。

作品「喜宴」忠實傳達春仔花幸福圓滿的精神。

龜：象徵福壽雙全，配戴者有新郎的祖母及新娘的母親。

鹿：表福祿雙全之意，配戴者為新郎的母親。

石榴：有多子多孫多福氣的含意，只有新娘可以配戴。

康乃馨：表達對母愛的感念，通常只有雙方新人的母親可配戴。

梅花：因「梅」與「媒」同音，因此由媒人配戴。

右及中圖為北部的「鹿」與「龜」，左則是南部系統的春仔花，龜鹿同支。

牡丹：象徵富貴吉祥，雙方女眷皆可配戴。

百合：比喻百年好合，雙方女眷皆可配戴。

玫瑰：象徵愛情純潔堅貞，亦由雙方女眷所配戴。

五福花：象徵福、祿、壽、喜、康寧五福臨門，由雙方的嬸嬸及舅媽所配戴。

玉蘭花：比喻德慧雙全、滿室芬芳，女眷皆可配戴。

圓仔花：取其圓滿富貴之寓意，女眷皆可配戴。

蝴蝶：取諧音「福疊」，象徵福氣綿延，亦由女眷們所配戴。

仔細推敲每支春仔花所蘊含的意義，除了具備身分識別的功能之外，更蘊含雙方親友對婚宴禮俗的重視以及對新人無限的祝福，是華人社會對家族凝聚力，慎終追遠等文化的體現，濃厚的人情味，在在讓人感動。此外，從造型上的設計，也出現臺灣南北的差異，例如南部的龜鹿會纏在同一支，而且必須同時配戴兩支，表示成雙成對；但北部習俗則以意象式的福祿壽呈現在同一支春仔花上，因此單獨配戴即可。

基本製作概念及工序

長久以來，像纏花這類的民間手工藝除了少許零散的口傳資訊之外，缺乏具體的文字記錄，因此曾長期出現斷層、瀕臨失傳。陳惠美從愛玉阿嬤身上承襲來的都是阿嬤一個動作一個步驟手工示範而來，欠缺文字的描述。為了將珍貴的技藝流傳於後世，也為了傳承的使命，陳惠美投注大量時間與心力，在團隊夥伴與學生的協助下，以愛玉阿嬤傳授的所有技法、工序、步驟、材料…為根基，融合臺灣南北、客家與金門吉花等系統，並針對各工序、樣式、零件…，一一重新命名。完整的系統化之後，老師授課有脈絡，學生上課也有依循的方向，更能提高學習的效果。

纏花基本「唇形」零件。

此外，惠美老師亦花費多時先後完成兩本中英對照著作，從《春仔花細工：傳遞祝福的纏花手作》，12 支春花的內涵、製作工序、纏繞方式…，完整介紹春仔花的技法及「零件」；到第二本書《纏花工藝傳承經典：陳惠美的春仔花設計課》，分享了纏花的設計、製圖及基本技法的變

從研發、創新到傳承，陳惠美以無私的精神，積極推動臺灣纏花工藝的發展。

化與運用。從基礎到進階，技法養成到創作，由簡至繁、循序漸進，將做法、技巧不藏私的完全公開。而「製圖」就是設計圖案，是創意的源頭，也是設計的根本，有了製圖的能力，才能跳脫模仿的框架，描繪出自己想要的式樣，創作出真正屬於自己的作品。

惠美老師表示，所有最基礎的技法、概念，都是源自於「半唇形」，從最基礎的線條、美感開始培養；從半唇到唇形，到三連片、四連片…，甚至十幾連片，都能再做延伸與變化。惠美老師獨創的「經緯線繪製法」，以經線 (直線)、緯線 (橫線) 畫出垂直中心點，再以同等份往左右畫出數條基礎線，就能輕鬆剪出對稱的唇形。學會自己打版、設計版型，用經緯去切割等分做變化，一步步進階，由唇形到「月眉」到「官帽」，官帽再衍伸到「孔雀翎」；孔雀翎還可繼續變化出更多花樣與形式，也是玫瑰、茶花及牡丹的一個基本形式。這些唇形、月眉、官帽…，都是「零件」，也就是「樣式」。每個零件放大、縮小，互相組合、搭配，技巧千變萬化，創意及作品型態皆可無限擴充、延伸。例如三色零件、四色零件、蟹腳形零件、舟形零件…，都是由唇形零件演變而來，光是唇形就有非常多的學問和技巧，把基礎的 30 幾種零件都操作得很熟練，才有足夠的實力進階玩色、玩創意。

技法部分，惠美老師自創兩個口訣，第一個是「鬆、緊，鬆、緊」，主要針對纏繞的技巧。因為纏線完全純手工，纏得太鬆太緊都不行，鬆緊之間的拿捏是一大學問，沒有訣竅，只能耐心的練到不需思考就能自然施力。第二個口訣是「有法變無法」，指的是初學者需要老師的教導，將祖先留下來的傳統技法學透徹之後，就懂得變通、發揮創意，走自己的路。這就是從有法到無法的過程。

傳統的再生與創新

傳統春仔花的線材只使用純絲線，直到進入工商業社會，才開始以縲縈 (樹皮製成，亦屬天然材質的一種) 取代部分絲線。之後因天然材質日益減少，各種化學材質如 PP 線、QQ 線…包邊線也陸續出現；另外包含毛線、金屬線材、刺繡的繡線…，也都在可用之列，運用可說越來越廣泛而多元。顏色部分，紅色就是傳統春仔花的代表色，因此愛玉阿嬤還在時，陳惠美從不「玩色」，這是對阿嬤基本的尊重，即使阿嬤已離開多年，惠美老師到現在，每

❶ 陳惠美受邀為五結鄉所設計的 logo 圖形。❷ 由右而左分別是唇形、官帽與孔雀翎等技法零件。

各式線材是纏花工藝的靈魂。

回正式上課時，她仍帶著學生，每人桌上擺好一條紅絲線，為的是要提醒學生們，必須用心學習纏花，更要發自內心感謝愛玉阿嬤傳承下來的工藝與技術，這是惠美老師立下的規矩，很傳統，也很讓人感動。

愛玉阿嬤離開後，陳惠美考量到傳統必須與時俱進，傳統文化一定得跟大環境結合，才有更多前進與創新的機會。不只創作型態、方式，創作材質亦然。「十二生肖」的誕生就是陳惠美的第一個全新概念的纏花創作。作品命名為「從鼠開始」(台語發音)其實是有原因的，當時從起心動念到規劃就緒，陳惠美才猛然發現當年剛好是鼠年。此後一年一種動物，全部完成就是 12 年，這一年，陳惠美剛好 70 歲。這一切的奇妙機緣，與其說是巧合，更像是老天自有安排。12 生肖的創作同時嘗試多種複合媒材的應用，譬如「羊」的身體用保麗龍取代原始的紙板…。此外也加入她擅長的皮革工藝，以「塑」的概念融入纏花創作之中，譬如作品「生生不息」，螃蟹蘭的莖葉部分即由牛皮製成；另一創作「現代玫瑰」也是用皮革「塑」的概念去完成，二者皆栩栩如生，令人驚艷。「喜宴」以類喜帖的形式做設計，圓形符碼為主視覺，代表團圓、圓滿之意；中間的囍字由 12 支春仔花所環繞，充滿吉祥和樂的幸福氣息。「玫瑰七十」是惠美老師七十大壽的經典之作。展出場地為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的圓廳，以 70 朵玫瑰置於中央，周圍圍繞著以五行相生相剋概念創作的荷花與之對應；玫瑰在漁網上，荷花則嵌於玻璃內，玫瑰柔美婉約，五行荷花氣勢磅薄，二者各具姿態，同時做為陳惠美投入纏花工藝傳習志業滿 20 周年的回顧與註解。

「從鼠開始」十二生肖創作象徵有始有終、事事如意。

曾在國家音樂廳展出的「百合」，每個花瓣都超過 100 公分，是臺灣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朵春仔花；纏繞的線材使用麻繩、水管等材料，纏好之後再上漆固定。由惠美老師現場指導，學生群通力合作、齊力完成。當時國家音樂廳邀請陳惠美創作一朵巨型春仔花，起源於從前人們觀賞演出或參與盛會時，習慣在胸前別上一朵春仔花，以辦喜事的心情前往祝賀一般，如此深意，更凸顯作品的內涵與價值。

未來的傳承與計畫

目前，除了持續創作與規畫第三本著作的出版事宜之外，陳惠美對於臺灣纏花工藝的傳承依舊念茲在茲。她計畫在未來幾年全力推動「往下扎根」與「邁向國際」兩大主軸及方向。往下扎根指的是前進校園，特別是國小階段的小朋友。先前曾邀國小四年級生體驗纏花課程，為了方便小學生操作，特地將紙型放大尺寸，線材也改用較容易纏繞的 PP 線，小朋友的可塑性強，對於從未接觸過的纏花接受度很高，態度認真專注，連小男生都纏得又快又好，讓陳惠美信心大增，往下扎根指日可待。

透過與小朋友的互動，激起陳惠美創作的靈感。

另外，為改善整體環境，陳惠美幾經考量決定強化認證機制，讓有心學纏花的人都能循正規管道獲取正確資訊。同時，為學員爭取更多對外嶄露頭角的機會，也是陳惠美的重要目標之一。「每當來到國際的場合，外國人藉由我的作品認識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文化，他們支持的行動、讚賞甚至欽羨的眼神，都讓我深感光榮，為自己的文化之美深感驕傲，更希望將這份榮耀與自信分享國人」。

誠如惠美老師所言，認識自己的文化，認同自己的國家，抱持這種精神與信念，持續努力、奮進，在傳統之中注入新意，賦予傳統文化新的思維與未來。